

基于集体记忆建构的乡村空屋公共设施设计研究

龚芸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 重庆 400052)

摘要: **目的** 以乡村空屋公共设施设计为切入点, 探索公共艺术设计介入乡村实践的途径, 以期有效实现乡村文化的传承与认同。**方法** 以集体记忆概念为理论框架, 通过梳理相关原理并结合实际案例, 从记忆的地方性、选择性及重塑性等方面分析乡村空屋公共设施设计对记忆建构的机制影响。总结归纳乡村空屋公共设施设计立足日常生活、突出设计叙事过程、强调参与主体身体实践的设计途径。**结论** 公共艺术设计介入乡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 包含的内容非常繁复。以乡村的空心化和人口流失为特点的乡村衰落是目前非常突出的现象, 以乡村空屋公共设施为实践突破, 将记忆建构作为理论支撑, 从集体记忆的角度关注乡村文化的认同与传承。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进程中, 这一研究已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 将会产生持续而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

关键词: 集体记忆; 记忆建构; 乡村空屋公共设施设计; 公共艺术; 乡村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 TB4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21)16-0347-07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21.16.048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of Rural Empty Houses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GONG Yun

(Chongqing Radio & TV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52,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of empty houses in rural areas as the entry poin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ways for public art design to intervene in rural practice, to effectively realize the inheritance and identification of rural culture. With collective memory concept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rough combing the relevant principle and combining with actual cas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public facility design of rural empty houses on the mechanism of memory construction from the locality, selectivity, and plasticity of memories, and summarizes the design ways to base on daily life, highlight the design narrative process, and emphasize the bodily practices of participants in public facility design of rural empty houses. The intervention of public art design in rural culture is a complicated systematic work, with complicated content. Characterized by rural hollowing out and population loss, the rural declination is a very prominent phenomenon now. Thus, it is required to focus on rural cultural identity and tradition from the angle of collective memory, with public facilities in rural empty houses as the practice breakthrough point and the memory construction as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on this research by the society, which has had a lasting and profound social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collective memory; memory construction;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for empty houses in rural areas; public art; rural cultural identity

近年来,对公共艺术设计介入乡村的研究已进行了许多探索,大多从公共艺术设计自身的范畴展开,

虽然有一些研究也涉及了公共性和文脉传承的问题,但是都比较零散,缺乏理论的系统性,无论是在实践

收稿日期: 2021-04-27

基金项目: 2019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9YBYS153)

作者简介: 龚芸(1981—),女,四川人,硕士,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设计。

或是理论方面,都需要有新的探索。十九大对乡村提出了全面振兴的更高要求,迫切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传统村落消亡不断加快,乡村村落空心化现象日益突出,文化传承、乡土记忆难以为继。乡村民居作为中国农耕文化的代表,是一种蕴含丰富文化内涵的符号。随着乡村人口的不断流失,越来越多的民居处于无人居住的闲置状态,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村落的衰亡^[1]。如何恢复乡村的活力,重塑乡村文化,日益成为一个无法忽略的重要问题。二战后日本的农村也曾面临着今天国内乡村同样的困境,直到日本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实践范例^[2]。本文将这一实践活动置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范畴下进行梳理与剖析。以乡村空屋公共设施为实践着力点,以集体记忆建构为目标,以公共艺术设计为纽带,构建起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联。近年来集体记忆的理论进入到城市空间和乡村建设的范畴,为城市空间及乡村振兴的发展提供了更宽阔的设计视野。城市空间的复兴中,虽有以城市社区公共设施为主的案例研究,但在农村以乡村空屋公共设施为主体的研究却非常稀少。本文尝试在集体记忆框架下,通过梳理理论脉络,剖析实践案例,以乡村空屋公共设施设计为突破点,为公共艺术设计介入乡村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

1 研究概述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以后,这一概念逐渐进入到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地理学等领域,而其关于记忆与场所关系的论述更是引起了规划学、建筑学、艺术设计学对集体记忆、集体认同与地理符号功能和物质空间的关系的关注^[3]。随着全球化的推进,集体记忆研究转向与记忆载体有关的历史空间、文化遗迹、乡土景观等方面。美国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则将集体记忆的研究引入传统习俗、纪念活动与表演等方面。各学科从文化、符号、规划设计等不同领域进行探索,但关注的焦点主要聚集在空间本体上,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空间对人的社会意义。当艺术从博物馆、美术馆室内的白色空间出走以后,公共艺术设计逐步介入社会环境设施。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实践表明,公共艺术设计介入空间逐步成为一种营造集体认同,激发空间活力的策略。

公共艺术设计最早起源于美国。城市空间的发展与设施建设,越来越借助于公共艺术设计的力量,并逐步延伸到城市社区环境公共设施的营造与价值重塑。公共艺术设计在城市空间活力激发、文化认同等方面取得了成效,而公共艺术设计介入乡村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实践案例,当数日本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由于越后妻有人口稀疏,大量的民居变成了空屋,即使拆除,花费也不少。通过

艺术设计的介入,成功地使乡村空屋重新焕发了活力,前后共完成了100多个项目,实现了地方记忆与文化的传承^[4]。

国内关于乡村集体记忆的研究稀少,主要集中在城市集体记忆的研究范畴内。以集体记忆为理论背景的乡村空屋公共设施研究几乎没有。国内关于乡村记忆的研究渊源可以上溯到20世纪初开始的“乡村建设运动”。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在一定层面上开启了乡村记忆的研究^[5]。21世纪以来,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在围绕乡土传统与城镇化的背景下,以“乡愁”为主题对乡村记忆的探索与研究开始逐步展开,公共艺术设计也开始进入到乡村建设当中,但大多只涉及公共设计与乡村建设的关系,基本是以艺术设计的相关规律为主导来进行问题的探索,集体记忆理论还未真正进入相关领域。

振兴乡村文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是需要一个民族有共同的记忆,否则无法建立深层次的民族认同和团结,因此每个民族都十分珍惜自己的历史传承。围绕这个问题,公共艺术设计介入乡村面临严峻的考验。乡村空屋是在乡村民居的基础上提出的,特指长时间无人居住的民居或已闲置的其他类型乡村建筑。公共设施通常是指在城市公共空间范围为满足人们活动需求的公共建筑和设备,也是城市环境重要的物质构成部分^[6]。乡村空屋在公共艺术设计介入乡村后才具有了公共空间的属性,乡村空屋公共设施特指为满足公共属性的乡村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包括建筑本身结构内部设备和装置等。乡村文化记忆是乡村物质文化与乡村精神文化的总和,乡村建筑则是乡村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虽然乡村人口的流失导致出现了大量的乡村空屋,但是这些空屋仍然承载了乡村文化的共同记忆。在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如何活化已有乡土资源,进而有效发掘蕴藏在乡村空屋中的历史记忆,重塑乡村地域文化特色,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 乡村集体记忆建构内涵

2.1 相关概念

通常情况下,记忆与回忆是等同运用而未加区分的,事实上两者既有区别又具有内在的联系^[7]。记忆是将原初的信息保存在头脑里;信息可以是事物、事件、经历等;回忆则是将保存的信息再现或回想。由此可见,回忆是将过去的信息唤回并再现的一种意识活动,属于意识领域。记忆是将信息保存下来的一种心理机能活动,属于机能心理学范畴。很多时候当人们将记忆与回忆作为一种完整意识领域的活动来研究的时候,就会忽略其中的差异。

集体记忆研究的跨学科、跨领域特点使得概念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莫里斯·哈布瓦赫将其定义为

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中的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8]。在这一概念被提出以后,就进入了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和文学等领域和学科的范畴。对集体记忆的界定,不同学科或领域有不同的侧重点。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都属于记忆的一种形式,集体记忆强调的是记忆的社会属性,个体记忆更多的是从生理和心理机能方面关注记忆的特点,两者既相互交叉又互相区别。无论哪种情况,在讨论集体记忆这一概念时其核心始终是为群体所分享的共同记忆,并对塑造群体成员的社会认同有着关键作用。而源于集体记忆的各种衍生概念,主要有社会记忆、公共记忆、文化记忆、民族记忆、乡村记忆、乡土记忆等。

2.2 集体记忆与乡村空屋公共设施

施瓦茨认为集体记忆是对具有历史与纪念意义的过去事件的一种表征^[3]。意指通过文化产物(如纪念馆、博物馆、传统建筑等)研究过去经验的表征,通过对这一文化现象的研究获得共同记忆。乡村空屋公共设施是一种文化符号和记忆载体。记忆具有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就空间的层级而言,包括家、地方、区域和国家世界等不同尺度的空间范畴,就乡村记忆而言,乡村空屋设施无疑是最具体、最明晰的物质载体。乡村空屋设施、地理环境和历史记忆一样成为了乡村集体意象的主要构成部分。形态各异的乡村空屋设施承载了不同民族的特定意义表征。乡村空屋设施的形态内涵及其传承是文化表达的重要内容,是民族文化互融共生的主要载体。在这里,人们可以回忆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件,通过集体记忆成为特定群体的一员。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思考,集体记忆是由文化体系中的符号构建出的一种意义表征,是一个社会知识的总和。以文化符号为基础,塑造个人、集体和民族的身份认同。

3 乡村空屋公共设施设计对记忆建构的影响机制

在公共艺术设计介入乡村的过程中,除了从艺术设计自身的视角以外,还可以从空间,景观结合社会性的角度对乡村集体记忆进行研究。除了在宏观层面以外,乡村空屋公共设施在中微观层级中也为进一步考察集体记忆的建构提供了立足点,于细微处关注那些被遗忘的人文景观。

3.1 增强记忆建构的地方性

记忆与空间、地点的关系在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论述中已有所体现,诺拉认为集体记忆根植于地方,是一种固有的地理活动^[9]。这种联系体现出了实体性,如博物馆、教堂,同时也包括非物质性的事件,

如庆典仪式等。地方和记忆联系紧密,地方既可以储存记忆又可以唤醒记忆,而集体认同的建构正需要两者互相作用。特定的地方对记忆的建构会有极大影响,可以强化或者减弱集体认同。它包含了个人或集体的重要事件或日常活动,可以说是意义的“仓库”。

一座空屋公共设施也可以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被赋予某种意义而被群体所共享。记忆具有文化遗产的功用,因此记忆的储存与唤起就非常重要。乡村空屋公共设施作为一种社会实在物,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历史信息,但在记忆的社会框架下这一实在物所蕴含的意义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地方与个体及群体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也是主体不断发现自我的过程,从而建立起自我认同、地方认同和集体认同,因此乡村空屋公共设施不仅是记忆的载体和容器,也是意义的发生器。在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的乡村空屋项目规划中,所有空屋民居一律原地保存,杜绝拆解移建,保证了空屋设施的原真性。其中一个空屋项目“梦之家”在大地震中遭受到了毁灭性破坏,但通过修复的方式进行抢救,避免了解体的威胁,保持了地方的原真性,延续了地方历史的记忆。另一个空屋项目位于中里村土仓分校的校舍,是一个关于校园记忆的作品,完成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即便校舍被拆除后也没有重建,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地方与空屋设施的原真性对记忆的价值,使得记忆的建构被特定的地方所标记,而空屋公共设施计划无疑是地方标记的最好注解。

3.2 赋予记忆建构的选择性

乡村空屋公共设施从集体记忆的角度分析,当下的记忆不可能是对传统内容的简单重复。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是一种文化框架。记忆不是将过去保留下来的简单叠加,而是在当下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起来的,而这一建构会受到文化、历史、社会价值等许多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换言之,一个群体往往从自身需要出发,对过去会有选择性地遗忘或者是重构^[10]。记忆是属于每一代人的记忆。即便这样,记忆也不可以被随意建构,记忆只有置于一定的框架下,通过对过去的筛选才可以重建关于群体过去的意象,这个意象都应和当下社会的主导思想保持一致。不同时代记忆的重点是不一样的,群体或个人通常会选择记忆那些他们认为过去重要的事情或重要人物。这是因为当下的社会建构必须通过有选择性的过去来实现。

越后妻有迄今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从文化的视野来看,越后妻有的集体记忆涵盖了整个地区的全部知识内容。空屋公共设施设计如何着手?作为记忆的载体,其承载的信息非常丰富,因此记忆建构的选择性则是非常有效的策略。在空屋公共设施计划中,设计者可以有目的地选择与空屋相关的物品、事件等任何事物,并以此唤起当地居民或者游客的回忆。北



图1 作品《致生者，致死者》
Fig.1 Work "To the Living, to the Dead"

山善夫的作品《致生者，致死者》，见图1。在空置的校舍内，设计者在作品最初并未考虑除作品以外的其他内容，但无意间发现了遗留在校舍内的物品，便改变了初衷，重新选择了数十年间收集的简报、玩偶像等，还有当年学生留下的诗句、毕业典礼的送词、答词和照片文集等。通过书写在黑板上、张贴在楼梯边等方式使得关于学校的记忆重新活了过来。由于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在展示期间即使校舍在偏远的地区，哪怕是公交车辆无法到达的地方，依然人山人海。这一选择性突破了记忆建构的时空界限，也验证了空屋公共设施的介入是记忆建构中选择性的直接体现。

3.3 强化记忆建构的重塑性

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尽管人们确信自己的记忆是精确无误的，但是社会却不时地要求人们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现他们生活中以前的事情，而是还要认识他们、削减他们或者完善他们，乃至赋予他们一种现实都不曾拥有的魅力^[8]。无论是个体记忆或是集体记忆，在时间的维度上来看，都不是过去的一种简单投影。虽然个体记忆与人的主观性有关，但是也是在与人的交往互动中被建构的。个体归属在不同的群体之中，不同的群体有各自的社会框架^[11]。只有在社会框架下的个人记忆、集体记忆，才得以从中定位，实现自我认同和集体认同的价值。时代的变化也会影响社会框架的内涵，比如价值观、经历、关注点等，因此记忆总是在当下被不断地录入和重构。曾经的过去可能以一种新的形态出现在人们的记忆中，并重塑人们的共同记忆。

学校在越后妻有乡村具有特殊的意义。不少村子以学校为中心，形成聚落。当地的人们不愿意看到学校废弃或消失掉，因此废弃校舍公共设施的重生也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如果仅从表面的概念对校舍进行修缮和外观的改变，是无法满足人们对过去的思念和对当下的期望的。设计师以“生命记忆”为核心主题，



图2 作品《生命记忆》
Fig.2 Work "Life Memories"

以树木果实为意义表征，创作了《生命记忆》，见图2。该作品运用了整栋校舍的公共设施，将在伊豆半岛海边和日本海搜集到的漂流木，以及树木果实等自然物品饰以色彩并悬置在校舍内，以学校最后3名学生为故事的线索展开作品的叙事。在展示期间，各种音乐会表演活动都在校舍上演。学校不会变空，而是被记忆塞满。作为记忆的载体，空屋公共设施参与到了公共记忆的重塑当中。

4 基于记忆建构的乡村空屋公共设施设计

空屋公共设施项目参与记忆建构是公共艺术设计介入乡村的一个切口，既有内在理论支撑又有一定实践基础。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可以立足地域性差异，从源头上避免出现均质化的乡村建设。

4.1 回归日常生活化，乡村空屋公共设施设计的价值基点

通常当地村民的集体记忆，深深地根植于日常生活。虽然集体记忆不是个体记忆叠加的集合，但是最终需要通过个体记忆才能得以实现。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审美泛化出现了不可逆的趋势，设计的日常化、生活化已成为常态^[12]。客观上基于日常生活的记忆建构为乡村空屋公共设施设计提供了价值的基点。

4.1.1 唤起认同

设计关照对象突出人性化和微光化，乡村空屋公共设施的设计要引起人们的共鸣从而实现共识，最终形成共同的记忆。设计的关照对象，从记忆建构角度来考察，属于记忆的受众，也是记忆的主体，即记忆宣称范围内的群体成员。人性化的初衷意指从受众与记忆的关系出发，在设计时依据空屋设施的特征，结

合受众的具体情感和心理学需求,设定需要重塑和建构的记忆。设计叙事的微光化意指在记忆的建构过程中,首先需要通过宣称唤起受众的记忆。由于时间的因素,过去的事件很难直接与当下受众的生活经验结合,所以无法引起共鸣。如果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出发,找到过去与当下的连接点来设置记忆内容,才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4.1.2 设施在地化

“产土之家”项目位于只有 5 户人家的愿入村,是一栋茅草屋,在 2004 年的大地震中受到毁坏。设计者想将空屋作为一个可以容纳当地村民和游客的聚会场所,因此将其改建为一个餐馆。由于用到了许多陶瓷器皿,所以在空间上形成了一个用瓷器构成的屋子。使其成为了一个不仅包括餐厅用具,也包括室内各种陶瓷器皿的公共设施。这些器具包括了来自日本各地的瓷窑,如织部烧、信乐烧、美浓烧等。“产土之家”菜肴以当地野菜和蔬菜为主,客人们在曾经的空屋中,用着当地特色的瓷器,享受出产当地的美味并与村民们在一起交流,激发出了对这片土地的共同记忆。“产土之家”在 50 天内吸引了超过 22 000 人,将生活自身变成了设计作品,见图 3。

4.2 突出叙事过程化,乡村空屋公共设施设计的新契机

记忆再生具有反复性、加工性的特点。虽然记忆的再生是不断发生循环往复的过程,但更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集体记忆体现了群体深层的价值取向和情感表现,又是形成群体意识的基础,作为一个整体对群体具有凝聚性和延续性,这种必然性和必须性的延续对社会来讲就非常重要。

4.2.1 强化动态重构

记忆的形成过程并非一个完全再现的过程,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建构的内容有些被选择、被添



图 3 “产土之家”项目
Fig.3 “The Home of Soil” project

加或者是被删除。也正是因为记忆的再生特点,保持了记忆建构的连续性和累积性^[13]。对记忆再生影响的各种具体行为,不仅涉及结果,更涉及过程。从记忆建构的角度来看,这也对人们的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通常对于设计大家更多关注的是设计的结果,而设计叙事过程本身似乎与受众没有直接的关系。设计就本质而言,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过程。在记忆建构中设计不是一个结果,而是在动态的过程中,受众通过不断累积记忆建构的意义内涵,这一过程需要在特定的时间、空间等环境中进行。集体记忆建构的社会框架与过程化是贯通的,过程化为框架预先设置好的一系列行为过程,通过确立规范,为意义的再生产提供了开放空间,将记忆的价值和意义渗透至全过程,通过逐渐积淀最后生成记忆形象。

4.2.2 注重时空感

“梦之家”空屋项目是在越后妻有松之山上汤村,选择的是一栋有大屋顶的木质结构的日式传统民居,见图 4。设计者的构想是人们可以住在这里,用铜质浴缸中的草药水清洗身体,再穿上专门设计的睡衣,枕着水晶枕躺在棺材型的木床上,睡醒后把做的梦记录在“梦之书”上,10 年后再把所有的梦编撰成一本书。围绕着这座空屋,不同的受众用不同的实践方式书写着记忆。大量的访客蜂拥而至,用体验过程塑造着空屋公共设施的记忆,当地的居民在 2011 年 3.12 大地震后拼命守护这栋空屋。为了防止它倒塌,把空屋当成了自己的家,延续着过去的记忆,年复一年这座空屋逐渐融入许多人的记忆中。设计的过程也是记忆建构的过程,记忆建构与设计的交集,无疑给乡村空屋公共设施设计带来了新的契机。

4.3 强调主体实践化,乡村空屋公共设施设计的内涵延伸

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的建构取决于当



图 4 “梦之家”空屋项目
Fig.4 “House of Dreams” project



图5 互动设计内涵架构
Fig.5 Home transformed

下的社会框架,但关于社会如何记忆,保罗·康纳顿则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记忆的延续具有多样化的特性,比如纪念仪式或庆典,通过反复操练的方式,很多时候成为了记忆传承的一种重要手段^[14-15]。

1) 建构内生记忆需要通过仪式操演获得,操演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性和身体性的行为,而记忆的传承、延续及生成离不开身体实践的参与。依据对身体依赖程度的不同,可以将身体实践分为刻写实践和体化实践。刻写实践主要是强调对需要传递的信息进行捕捉或保存,比如用来储存或者是检索信息的印刷、照片、计算机等。体化实践主要是通过人们自己的身体来传达信息,例如见面打招呼或者拥抱等,必须是人们亲自在场并参与活动。作为身体实践的不同类型,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无论是刻写记忆还是体化记忆都会为操演者带来非常深刻且难以忘却的记忆。社会的记忆不会以均质的状态一成不变,而是以不同的代际记忆被保存。不同代际之间的交流,由于时间、经验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边界障碍。要打破对记忆传承的影响,操演这种身体实践方式就变得至关重要。

2) 主体多元化“脱胎换骨的家”在越后妻有被誉为“空屋项目结晶”。这间空屋位于星峠村,屋龄超过200年,早已无人居住,但作为记忆的载体,有许多历史信息储存在空屋设施里面。由于代际的交替改变,不同的群体面对空屋当下如何生成的共同记忆,以身体实践为基础的操演无疑是有效途径。设计者把属于空屋构建设施的大部分木材拆卸下来进行雕刻,然后再重新组装。在空屋内部的地板、墙壁、梁柱,甚至是门牌,用雕刻刀一个构件一个构件地去掉表层再进行创作。该作品由设计者、学生、志愿者还有当地居民的多元化的主体参与,3000多人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完成了这幅作品。设计者和制作者们通

过身体行为的体化实践累积了对空屋公共设施的记忆。在体化实践的过程中,通过拍照、记录、口头叙述等刻写实践的方式为空屋留下了记忆的痕迹与证据。最大限度地在社会记忆主体间实现了记忆的传播与认同。这种身体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仪式化的特征,通过不同主体的操演突破了设计主体单一的局限,丰富了空屋公共设施的设计内涵。互动设计内涵架构见图5。

5 结语

本文从集体记忆概念出发,梳理了有关记忆的内涵及建构原理,以实现乡村文化认同、社会认同为目标,将空屋公共设施设计作为公共艺术设计介入乡村振兴的切入点。通过典型实际案例的具体分析形成了具有较强可借鉴性和可操作性的途径。由于公共艺术设计介入乡村具有复杂性、系统性的特点,空屋公共设施设计则是根据当下乡村的现实情况为艺术设计介入乡村提供了一种理论的视角与实践的选择。在设计中通过对记忆建构的强调与关注,可有效实现人们对乡村历史、乡村文化的认同,以此不断强化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严加发. 浅析当前乡村发展中的古民居保护[J]. 中国文物科学研究, 2020(4): 28-31.
YAN Jia-fa. Analysis of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Residential Houses in the Current Rural Development[J]. China Cultural Heritage Scientific Research, 2020(4): 28-31.
- [2] 时晨. 艺术项目参与乡村振兴研究——以日本越后妻有地区“大地艺术节”为例[J].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 2021, 40(7): 7-13.
SHI Chen. Participation of Art Project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Earth Art Festival” in Kohigo Wiwu Region, Japan[J]. 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1, 40(7): 7-13.
- [3] 林娜, 连榕. 集体记忆研究综述[J]. 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7, 18(5): 25-28.
LIN Na, LIAN Rong.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Collective Memory[J]. Journal of Jimei University(Education Science Edition), 2017, 18(5): 25-28.
- [4] 北川富朗. 乡土再造之力: 大地艺术节的10种创想[M]. 欧小林,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
KITAGAWA F. The Power of Local Reconstruction Ten ideas of Earth Art Festival[M]. OU Xiao-lin, Translate.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18.
- [5] 陆益龙, 刘一. 从文化自觉到文化富民——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论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58(2): 104-111.
LU Yi-long, LIU Yi. From Cultural Consciousness to

- Cultural Enrichment: Fei Xiaotong'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Theory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Rural Revitalization[J]. Journal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2021, 58(2): 104-111.
- [6] 韩斌, 杨子奇. “制具尚用, 厚质无文”——基于《长物志》造物观的历史文化街区公共设施设计研究[J]. 文化学刊, 2021(3): 228-230.
HAN Bin, YANG Zi-qi. Manufacture Still in Use, Thick Quality Without Text: a Study on the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stricts Based on the Creation View of Changwu Chronicles[J]. Culture Journal, 2021(3): 228-230.
- [7] 倪梁康. 回忆与记忆[J]. 浙江学刊, 2020(2): 26-33.
Ni Liang-kang. Recollection and Memory[J].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2020(2): 26-33.
- [8]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HALBWACHS M.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Memory [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9] 程艳林. 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的当下解释力[J]. 宁波教育学院学报, 2020, 22(6): 125-129.
CHENG Yan-lin. The Present Explanatory Power of Habwach's Collective Memory Theory[J]. Journal of Ningbo Institute of Education, 2020, 22(6): 125-129.
- [10] 丁治中, 李超德. 设计审美日常化的流变与局限性[J]. 广西社会科学, 2020(6): 143-148.
DING Zhi-zhong, LI Chao-de. The Rheology and Limitation of Design Aesthetic Commonness[J]. Social Sciences in Guangxi, 2020(6): 143-148.
- [11] 高萍. 社会记忆理论研究综述[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3): 112-120.
GAO Ping. A Review of Social Memory Theory[J]. Journal of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1(3): 112-120.
- [12] 余昉. 此时此地——当代乡土建筑中集体记忆的表达[J]. 华中建筑, 2020, 38(1): 110-113.
YU Fang. Time and Region: The Expression Mechanism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Contemporary Rural Architecture[J]. Huazhong Architecture, 2020, 38(1): 110-113.
- [13] 刘颖洁. 从哈布瓦赫到诺拉: 历史书写中的集体记忆[J]. 史学月刊, 2020(3): 104-117.
LIU Ying-jie. From Habwach to Nora: Collective Memory in Historical Writing[J].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2020(3): 104-117.
- [14] 周敏, 闫佳琦. 从“观看”到“参与”: 新媒体视域下体化实践对城市形象建构的意义研究[J]. 视听, 2017(9): 21-23.
ZHOU Min, YAN Jia-qi. From “Watching” to “Participating”: a Study on the Significance of Body Practice in the New Media Perspectiv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ity Image[J]. Radio & TV Journal, 2017(9): 21-23.
- [15] 宋眉, 俞晓群. 论女红活态化与乡村特色小镇协同发展路径[J]. 丝绸, 2018, 55(6): 52-58.
SONG Mei, YU Xiao-qun.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ath of Needlework Activation and Rural Characteristic Towns[J]. Silk, 2018, 55(6): 52-58.
- (上接第300页)
- [11] 张璐霞, 胡蝶, 伍冰. 儿童瓦楞纸板家具结构设计研究[J]. 包装工程, 2016, 3(6): 92-95.
ZHANG Lu-xia, HU Die, WU Bing. Structural Design of Children's Corrugated Board Furniture[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6, 3(6): 92-95.
- [12] 张璐霞, 耿晓杰. 儿童纸板家具的可玩性设计研究[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15(4): 64-65.
ZHANG Lu-xia, GENG Xiao-jie. Study on Playability Design of Children's Cardboard Furniture[J]. Furniture and Interior Decoration, 2015(4): 64-65.
- [13] 夏攀. 纸质儿童家具的趣味性设计[J]. 轻纺工业与科技, 2020(5): 34-35.
XIA Pan. Interesting Design of Paper Children's Furniture[J]. Textil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2020(5): 34-35.
- [14] 张小艺. 拟态纸品包装的结构设计方法[J]. 中国美术学院学报, 2020(4): 101.
ZHANG Xiao-yi. Structural Design Method of Imitation Paper Packaging[J]. Journal of China Academy of Fine Arts, 2020(4): 101.
- [15] 孟子玲, 李晶. 基于亲子互动的产品设计分析[J]. 戏剧之家, 2019(15): 117-118.
MENG Zi-ling, LI Jing. Product Design Analysis Based on Parent Child Interaction[J]. Drama House, 2019(15): 117-118.
- [16] 韩翠霞. 基于“变废为宝”理念的儿童玩具包装体验设想[J]. 装饰, 2016(12): 128.
HAN Cui-xia. Imagination of Children's Toy Packaging Experienc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Turning Waste into Treasure”[J]. Zhuangshi, 2016(12): 128.